

不死鸟(外二首)

■ 吴道镔

一生都低着头,熠熠神采的一面向内
兀然簇拥到窗外
我又想起了她的名字,不死鸟
不死鸟就长在窗外的水泥格里
没人培土,施肥,浇灌
不死鸟依然守望着每一个春天

想必是化茧成蝶的力量
自遥远的国度迁徙而来,不死鸟
就落在了老屋的瓦顶,以及无人注目的角落
贫瘠之上,细长的茎干顾不上生长一根枝丫
全身的气力绽放于一春锦簇的伞花
锦蝶是不死鸟的另一个别名,孤芳自傲的一种

多像遥远的先民
从中原跋涉千里
于青山之阳、溪流之畔的蛮荒之地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次第打开一座座炊烟缭绕的村庄、城郭
落地生根才是不死鸟的本名

传金的果园

土墙,木门,锈锁
传金的果园只装得下一棵梨树
早已荒废的果园已知天命,在我心里
依然根深叶茂,果实满枝

传金是我的发小
那时的我们不大关心稻穗以及蔬菜的长势
更多的事物值得惦念
比如温润的溪水,深埋土里的地瓜
以及山中无主的果树
我们对季节的关心具体到每一个细节
皆与甘甜相关

传金的果园比邻我家的菜地
目睹梨树发芽、成叶、结果的详细过程
却无须关心果实的下落
传金总会在恰当的时候分享
用不着想入非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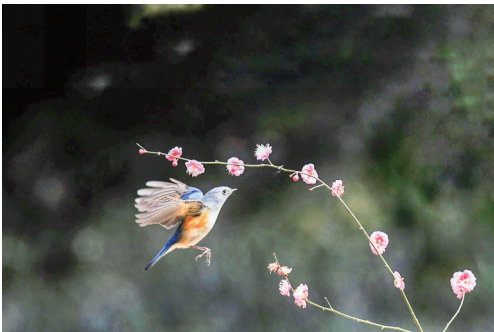
这棵梨树就这样种下了我们的友谊
青涩带甜的梨水浸透一生
乍暖还寒的早春
我与传金说起了他的果园
想着梨树下的童年,欲语还休的大半生

乡音

我知道她的藏身之所
朔风凛冽的北国,烟雨迷离的南方
脱口而出的刹那
便还原了你的南腔北调

是无法隐身的胎记
出走经年,换了衣裳、变了容颜
只言片语还是透着家乡的情味
家乡很远,远隔千山
故乡很近,近得只要几声呢喃

乡音定是故乡为四海为家的游子
编织的锦囊
于熙熙攘攘的人间世
指引归家的路



鹊语花言 周文静 摄

跟镜丫头相遇,因为两个错误。
我一个,她一个。
我去富阳出差,到杭州转乘,下车后拿着手机向导乘员询问转车的情况。

导乘员正跟一个长发女孩解释着什么,百忙中睐了一眼:“得,你俩都下错站了。这是东站。现在去打的,半个小时赶到杭州站,还能赶得上,快快快快——”

他的话给我上了弦,两条腿咔咔咔往出站口冲去。

当然,女孩也一样。
她拖着一个紫红色的行李箱,小轱辘超负荷运转,吱呦吱呦,叫得我牙酸。

电动扶梯那儿挤了一窝人,老人、孩子、背包的、拎行李的,当然也有双手插兜的年轻人,脖子上挂根耳机线,头发遮住半张脸,慢吞吞地往扶梯上挤。旁边宽敞的步梯,却没几个人。

我没时间跟他们闲耗,从步梯冲进地下通道。

拐弯时,我瞥见女孩拎着行李箱,正顺着步梯往下挪。行李箱太大,也太沉,她拎不动,只能拽着把手,用膝盖顶起来放到下一阶。就你这速度,楼梯不得下半年?

再看她身边那些人,喝水,刷手机,接打电话,或者空洞无神地瞅着前边的后脑勺,都是孤独的灵魂呐。

我犹豫了一下,三步两步冲上步梯,抢过行李箱,拎着往下跑。

女孩还算聪明,小跑跟了下来。她要是喊一嗓子“抓小偷”,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办。

拐进地下通道,小轱辘又吱呦起来,上坡碰上防滑槽,更是咯噔咯噔喊疼,甚至翘起一只脚,疼得要翻身。

我知道,她那方寸小手是按捺不住的,只好再次援助了一把。

这次,她的手没收回去,任由我半握着扣在窄小的皮圈把手里,那种细腻、柔滑而又温润的感觉,让我一时间有点恍惚。

多久没跟人这么亲密接触过了?

离婚后,我很少回老家,跟父母

镜花水月

■ 叶北海

只剩下微信里干涩的问候;亲戚也都疏远了,不想给他们嘲笑的理由;朋友、老同学,本该是最交心的,可有些话,不说,憋屈,说出来,就矫情了;当然还有那些隔三差五来相亲的女孩子,除了花钱认清我在介绍人心目中的品级外,一无是处。

这次抢着出差,也有点躲是非的意味儿。

就这样,我牵着她和行李上了出租车。

行李在后备箱,我放进去的;她在后座,我让进去的;我呢? 为避免误会,特意坐在了副驾驶,“师傅,去杭州站。”

司机是个明白人:“下错站了?”
“是呀。”我看了看时间,还有半小时。

“时间有点紧,”司机嘍了嘍牙花子,“安全带!”

出了车站,竟然堵车,真要命。司机摁了几下喇叭,无济于事,只好笑着说:“我尽力赶过去,别耽误车。万一来不及呢,你们小两口也别怪我,干脆改到明天,到西湖好好玩一玩。”

听这话,他是误会了。我想解释,可从哪说起呢? 有必要解释吗? 会不会节外生枝耽误他开车? 一连串问题从脑海中闪过,嘴上就卡了半分钟。再解释,会不会太刻意? 况且——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女孩一眼,想看她要不要解释。没想到她正笑吟吟地看我,眉梢一颗桃花痣,带出万种风情。吓得我连忙扭过头去,看窗外的风景。

司机还在絮叨着:“西湖,断桥,白娘子遇见许仙的地方。”说着放了一首“十年修得同船渡”来助攻。

司机技术不错,在车流中蛇形穿插,20分钟不到,就把车停进了人站口。

我把行李箱交给女孩,转身要走,却被她拉住了。没想到,方寸小手,劲儿还挺大。

“车钱给你。”她说。
“没几个钱,不用了。”
“一码归一码。微信,我扫你。”我突然意识到,没准儿这是她

加我微信的借口呢,拒绝美女请求,会不会太恶毒?

扫码,添加,她拉着行李箱吱呦吱呦走了。

我也急匆匆地过安检,检票,上月台进车厢,不时掏出手机,看有没有好友申请。

然而,没有。
等我找到位置,坐下,高铁缓缓启动,一直加速到200,仍然没有。

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玻璃上那个近乎透明的照影突然“扑哧”笑出声来,不过是场镜花水月的幻想,你还当真了? 没行下春风,哪望得来秋雨? 如果刚才在东站,你主动一点,勇敢一点,无私一点,真的跑上步梯去帮她拎行李,这一路上的幻想,没准儿就成真了。现在搁这儿顾影自怜,有意思吗?

也是。望着车厢里满满的后脑勺,想着居民楼上灯火通明的窗格子,还有大街上挤来挤去的人群,明明心里充满渴望,却不愿、不敢,也不肯与人交流了。

人有病,天知否?
正愣神儿,微信提示音响了。是主办方的接待人,侯经理。

他说:“老叶,快到站了吧? 江苏大区来参会的是个小姑娘,跟你一趟车。小丫头第一次出差,以为游山玩水呢,带了一大箱子东西,结果拎不动了。你帮帮人家呗,美女哟!”

接着发过来一张名片:镜花水月。

不会这么巧吧?
我深吸一口气。是也罢,不是也罢,人总得先伸出手,才能得到回馈。哪怕是惨遭拒绝呢,至少我敞开心扉拥抱世界了。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断牙启示录

■ 李瑞明

张院长被我夸张的反应逗笑了:“不要焦虑,只是崩了一块,智齿本来就是多余的牙齿,拔掉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

“可是……”我犹豫着,“我听说拔智齿会导致咬肌变大,脸部变形?”

“那是误解。”张院长耐心解释,“女人都爱美,我理解你的担忧。但现代拔牙技术非常注重保护面部结构,不会造成你担心的问题。相反,留着这颗发炎的智齿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感染。”

他专业而温和的态度让我渐渐放松下来。我下定决心:“今天就做吧,长痛不如短痛。”

麻醉针扎入牙龈的瞬间确实很疼,但随着药效发作,我的半边脸很快失去了知觉。整个拔牙过程比预想的顺利许多,张院长手法娴熟,不到二十分钟就完成了手术。

走出医院大门时,麻药的效果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一颗作祟的牙齿已经折磨我半月有余。实在忍无可忍,于是按预约时间来爱牙医院。

排在我前面的还有一对夫妻,看岁数已经退休了。阿姨把头靠在大叔肩膀,闭目养神。大叔手里拿着毛巾和保温杯,还不停贴心地用手在阿姨额头探探体温。阿姨温柔地抬起头低声说:“别担心,没发烧。”

温馨的画面不禁让人想起马健涛的新歌《搀扶》。本来还有点忐忑不安的我,瞬间被治愈了。

轮到我做检查的时候,院长先是帮我拍了片。接着略带严肃的口吻对我说:“上面这颗牙崩了,剩下的部分太尖,顶到牙肉引起发炎,而且影响到周边牙齿生长,建议拔了。”

“断牙式衰老?”我脱口而出,差点从诊疗椅上弹起来。

还未完全消退,我的右脸依然木木的,但心里却莫名轻松。也许是因为终于摆脱了折磨我半个月的疼痛,也许是因为今天在医院看到的那些温暖画面。

回到家,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某人提前下班炖了骨头山药营养汤又去加班了。好像我生了二胎需要下奶似的。

看到桌上留下纸条:“已经网购一箱花牛苹果,三日到。不用牙,婴儿都可以吃的那种。”不由鼻子一酸。

健康的人,有100个愿望,不健康的人,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快点好起来。生活哪里需要什么功名富贵,人生价值,健康就好。爱情哪里需要轰轰烈烈呢? 急你所急,痛你所痛,陪伴与付出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最从容的结局,从来不是假设,而是生活。